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周雲翮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孫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從公未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魯政多疵安在其為賢哉

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

杜注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少梁城北徵古郷國今陝西澄城縣西南有古城

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報復不已且結楚以為援致晉人力疲於西楚人逞志於南庸蕭陳鄭圍滅相繼中國之屈於楚秦為之也故伐晉不稱人第舉號以黜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商杜注楚邑上雒商縣今屬陜西商州）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子西倉卒見王而懼以辭謝王）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

宜申謀弑穆王而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何哉曰穆

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歷時總書不雨言雨不雨皆漫不繫於公心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杜注地名闕

左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者蓋王復之

蘇子來盟王使之也頃王新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魯辱也故諱而書及及者我所欲也其不書公為公諱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與王臣要盟臣子之義安在哉故諱之

冬狄侵宋

狄歴侵諸國猶未及宋至是見侵蓋乘宋亂且料晉之不能救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作屈厥貉杜注地名闕當在今河南項城縣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宋華御事曰華御事華元之父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孟諸杜注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

馬期思杜注弋陽期思縣在今河南固始縣西北復遂期思公名子朱無畏皆楚大夫將獵張兩甄故置左司馬二人分于左右以右司馬一人居中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燧取火者抶撻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無畏字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強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隨心不正者罔無極中也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麇傳

次者欲進而不前之意楚將伐宋而不果故書次

以著其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遂也楚子侵伐書爵其勢益張而諸侯畏之也蔡侯首附楚故序於楚下以示譏書爵者斥言以罪其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楚始書君將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防渚杜注左傳麇地今湖廣房縣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杜注麇地今湖廣鄖陽府治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蓋見宋陳鄭以大國公侯而受役於楚司馬故恥於失列而去之也以傳考之

一敗於防渚再廹於錫穴而不聞與楚成所謂與

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者也春秋不書麇子之逃

而獨書楚子伐麇聖人之情見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羊穀梁無仲字筐作匡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今河南睢州西有故城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左傳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惠伯即彭生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是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專會以謀

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故謹而志之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曹文公即位在九年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伯即位來朝常事爾然不先如京師故書之以見失尊王之義也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遂不與諸侯之事蓋晉方惡曹宋遂挾為私屬也至是晉政中衰曹文公嗣立遂自附於魯而後此復列於諸侯之會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前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魯聘宋者八蓋始於此是時頃王立已三年且使蘇子來盟公既不朝又不遣聘而亟修禮於宋其悖甚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杜注魯地

左傳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漆姓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侯叔夏緜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之君蓋長三丈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

于長丘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彤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長丘杜注宋地在今河南封丘縣東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門關門征稅也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六年也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榮如焚如之弟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于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周首杜注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

是遂亡長狄之種絶

公羊傳　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一敵人而言敗以狄長大非一人所能敵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然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之也如約日大戰其地何大之也如據地大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列國佚更也宕擾也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是重創非古道故諱之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晋者也

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今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始有懼心其勢少戢不言

帥師將尊師少也不曰戰者內勝之辭也不言獲長狄僑如賤之也

附録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鍾杜注郕邑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于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杜注郕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

其竊邑之罪所以深責魯也

公羊傳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見義

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

諸侯失地皆名其不名者非其自取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今又來奔蓋為齊所偪耳春秋不名恕之也

杞伯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

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來歸未笄而卒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其一傳

曰許嫁以卒之也別據一說以叔姬時已許嫁故書其卒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女子許嫁而卒即為長殤有服引此以明許嫁而卒之之意

叔姬曰子蓋時君之女以別於先君之女也女子適人必係國叔姬字未嫁也

夏楚人圍巢巢杜注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即其處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成嘉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杜注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廬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按今江南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

地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書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王道不行小國困於彊暴不得保其社稷書圍巢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曹杞滕相繼來朝以魯為秉禮之國也文公乃不思述職有闕而越再朝之期覲禮不修不亦悖乎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玉圭璋也）（禮聘義云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今聘禮方行而辭玉不與秦之伐晉也）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是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秦楚吳越之國不書其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唯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易怠輕慢也）唯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秦將為河曲之戰故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之是相與以利也歸襚稱人此稱君大夫蓋漸進之術

不氏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也遣聘者康公也而傳以為賢繆公朱子謂公羊穀梁未見國史觀此類可知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西蒲州東南隅有故城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在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杜注晉邑在今山西蒲州南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父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

子代先茷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晉士會七年奔秦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速退也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上軍不動

(趙穿獨追之秦軍速退故不及)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時穿為散卿如前郤缺之未有軍行)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從綏不及是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兵未及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謀泄故不行為宣元年放胥甲傳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以水地者以水之曲折為地名意謂水曲甚多疑不足以定地之名如戰泓不言曲河曲疏矣

河千里而一曲也千里而始一曲則為河曲有幾故水亦可以定地之名也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亟數也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畧不言及

凡戰皆以主及客秦為令狐之役積怨不已又為

是戰曲在秦故不云晉及不書敗績交綏而退無勝負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後同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今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按此為東鄆成四年城鄆為西鄆乃在東平州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邑而介於魯城非其所有慮莒必爭於是乎以兵往諸魯邑也而近於鄆

故竝以師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杜注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地理通釋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録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 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諸浮杜注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策馬棰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裔别族復累之姓

邾子蘧蒢卒穀梁作蘧蒢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繹杜注邾邑在今山東鄒縣東南史曰利于民

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卒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左傳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毁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也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向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為盛盛粢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燾燾者冒也下故盛而上冒以新也羣公廩廩謂全用故穀上少有新穀相連而已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

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魯以周公為始祖祀於大廟伯禽為昭之第一室親盡當毀魯人以其始封不祧其主以為世室文公怠慢廟久不葺當恒暘之時而屋自壞不恭甚矣更造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羊無公字沓杜注地闕）

狄侵衛

晉不能霸以啓戎心故狄因衛侯之出乘閒侵之

書之以病晉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上公羊穀梁無公字棐公羊作斐杜注鄭地即棐林今河南新鄭縣東林鄉城是也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衛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衛鄭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喻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患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之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答拜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黨所也所猶時

齊人語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諸侯將朝于天子豫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三國皆無貶辭者蓋衛鄭不忘晉霸而介魯以求通春秋善其棄異即同故詳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錄左傳 十四年春頃王崩子匡王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戒

是歲頃王崩公既盟晉還又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臨不賻不奔故書至以著之王崩不書未赴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乘公如

晉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魯復報之

邾子卒未一年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皆罪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商人桓公子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附録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杜注宋地梁國穀熟縣西在今河南商丘縣西南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菑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同盟于新城諸侯既散復合同外楚也時楚勢益彊諸侯畏懼欲依晉以自固載書要言與齊桓盟幽事雖異而所以為同一也趙盾主盟不以先諸

侯君臣之分也

附録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

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案是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東故三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狀如篲篲者帚故置新之象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茀星亂臣之類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北斗貴星人君之象

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見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有星者不當有而有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孛得入之其變大矣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乃中國之紀綱而三君皆違道失

德故當其應天之示人切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作接菑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有力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

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指手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喻皆庶子也）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惟當以年長立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長轂兵車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緜猶彌漫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夐遠也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書弗克納言聞過而改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愈

乎遂過也書人者本未得其主名也觀三傳所傳各異可徵舊史失其名而非孔子用此為褒貶矣

附錄左傳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杜

注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鬭克子儀也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不使與聽政事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幼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以卿禮葬弗許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大夫奔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故書之卒在常所則不地書卒于齊見死非其地且為齊人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夫已氏猶言某甲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舍未踰年成之為君者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惡若立未踰年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得以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書晉奚齊亦未踰年以本不正故不書弒商人稱公子見天屬之親而為寇讎甚之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初仕蕭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

辟耦遫也

公羊傳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 其曰子哀失之也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公羊曰無聞穀梁曰失之謂不書其氏族耳左氏曰貴之則以為稱字不知古有以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不書氏族與宋蕩山同乃赴告之辭略耳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單伯如齊啗子叔姬也吳氏澄謂子叔姬爲文公女歸齊而舍遇弑姬無所從魯故遣單伯往請商人惡魯與舍爲昏因單伯來誣以罪而并子叔姬執之兩書齊人執者明單伯子叔姬之不相及別而言之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案左氏謂子叔姬妃齊昭公考齊昭立在文公前七年則叔姬不得爲文公女而春秋以子稱其說不可通矣單伯見莊

元年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稱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單伯之罪何道

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為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

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　叔姬同罪也

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君夫人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故書曰齊人所以窮亂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文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

請齊

商人弒逆執君夫人及魯使魯不能以義討而反

因晉以求齊行父使晉不知請討晉為盟主亦不

能討皆罪也直書行父如晉貶自見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傳曰卿行旅從華孫能率其屬以敬事自重故貴而不名然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耦華督曾孫督弒殤公在桓二年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書司馬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世執兵柄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之類不書名意在因族以見義不繫於名也不言使自請之也華耦蓋與穆襄之族黨公子鮑豫結諸侯疑子哀在魯或間其好故因是來盟其專行無君與屈完高子之來盟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以事實具見於前後也屈完來盟而楚帖高子來盟而魯定華孫來盟而昭公弒其

迹固較然異矣

夏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五年傳為齊侯伐曹張本

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私相朝也曹伯十一年來朝越四年又朝過於事天子之禮尤失其正春秋書之以示貶亦以起齊人伐曹之文為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悦人以召禍者戒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至今朞年毀猶未已哀過喪禮）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葬視共仲（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即叔彭生）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説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杜注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蓋以明其無殺獻子之心

穀在莒所生

公羊傳 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筍者竹箯一名編輿將送也

大夫卒於外不書喪至此獨書何也敖奉命如京師棄命出奔為禽獸行魯聽其復既復再奔又受其喪見魯之無政刑也不言來歸蓋齊人但致之境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羣陰諸侯用幣于社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既已非禮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而不顧義之可否因陋承誤妄亦甚矣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畏晉故書曰單伯

至自齊貴之也單伯執節不移故貴之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

大夫恒出不書至惟執則書國體所係也單伯致而不名者命大夫例書字也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

勝國曰滅之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故日以起其暴也

入而言伐又舉日於伐下者見伐之不服然後入也所以兼惡蔡然晉實不能制楚入蔡何為書伐書入以譏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介猶近也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商人大逆無道諸侯不討反怙逆以伐人故貶而人之師無名故曰侵魯因齊之暴再往告晉晉實主盟而縱商人至此罪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數伐魯故）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是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故不會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見晉不足以主盟而諸侯無統紀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晉侯受賂而在會諸侯俯首以聽晉命其罪惟均故同畧而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以單伯為王使故叔姬之歸曰王故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父為子隱人情之至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此商人為之稱

齊人者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深責之也按二傳於叔姬皆云父母之于子則其為文公女也益信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禄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圍不言入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因侵我遂入曹故詳其事若云齊不去而伐曹幾入我郛矣可懼也

扈之會晉取齊賂而還遂商人自此知諸國之無能為益肆其暴以魯如晉謀已而曹修禮於魯故一歲再侵魯以及曹書遂著其暴也入其郛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瘳

公羊傳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謂齊侯不肯盟

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行父出會

失辭為齊侯所拒不盟由齊故得内辭

文公怠於國政不能憤發自彊討齊之亂反使商人得以彊大威我命使執辱邊鄙被兵此有志者困心衡慮時而公方且宴安於國使其臣降志求盟復為商人所侮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弗者還詞若曰我本欲盟而齊不及我盟以深愧之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上書夏五月下書四不視朔追言之也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而特書者見

公之非有疾而然也盖此時本以疾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有不視朔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丘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穀梁傳 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修之

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從齊固貪利而魯

之畏齊抑何甚也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齊曲而魯直彼以力我以義何懾於齊而以賂成哉明年齊侯復有西鄙之伐則知要盟不足恃而魯之為計亦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

公羊傳　泉臺者何郎臺也（莊公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未成但以地名之）既成為泉臺（既成更以所置名之）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居之而薨但當勿處）

泉臺之築固為非禮然先君所舉其存與毀亦非

治亂安危之所繫則勿居可也而勞民毀之以暴其失有蔑視先祖之心故謹而志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阜山在今湖廣房縣南大林陽丘訾枝杜注皆楚邑大林在今湖廣荆門州西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杜注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百濮夷也選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枝江縣南境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于阪

高阪高杜注楚險地當在今湖廣襄陽府西境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句澨杜注楚西界地當在今湖廣均州西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方城杜注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在今湖廣竹山縣東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師叔楚大夫潘尫也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杜注地名在今湖廣荆州府東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偽走也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杜注庸之三邑魚古魚復縣即今四川奉節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臨品杜注地名當在今湖廣均州界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仞杜注入庸道俱當在今湖廣均州界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庸乘楚饑帥羣蠻以叛楚楚伐之取成可已而夷其宗社罪莫大焉秦與滅庸則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實助晉至是晉反棄以資楚楚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而同力以敵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此楚所以益彊而晉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處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

日不數于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華元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稱國人弑以見

其君有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公羊傳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言非大夫則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言非大夫則稱盜謂其詞已窮無他可稱也

宋昭公之弒由襄夫人而書宋人者以昭公無道國人皆有欲弒之心故以衆言之既著昭公自取之實又正宋人以大惡之名而主者之罪自在其

中矣不書葬賊不討也蕩意諸之死不書以其知國人之謀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危而不能救坐待其及故不得與死於其職者同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失其所討之罪

程子謂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四國之卿

貶而稱人義本左氏先儒皆宗之獨啖氏助以為不命之卿例稱人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衛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寧㧬置衛下其尤旱可知鄭石楚亦無聞於時則啖說未失也不然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諸侯會于夷儀謀伐齊而沮於賂猶是役也而列序十二國之君其義不可通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

左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西當作北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郪丘盟矣齊猶以公不親往復肆侵伐脅公出盟

而公之昏庸不能為國以禮汲汲請盟乞免於伐

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黄父黄父一名黑壤晉地杜注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名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靈公也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于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茠蔭之處）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魯莊之二十三年）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諸侯不序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昭公雖無道非宋人所得而弑晉不能討又安定之是廢君臣之義滅天理矣然則何以不書成宋亂如稷之會乎華督之弑霸事未興故書以責在會之諸侯今晉主夏盟而率諸侯以獎亂罪浮會稷故削晉稱諸侯事同辭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商人不可與盟書至危之且見不與扈之會以著公失所從也

附録左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乗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杜注周地河南新鄭縣北有垂亭今為河南洛陽縣地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傳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石楚鄭大夫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言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自商人之簒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怨猶未息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戒師將以伐魯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秦自九年歸襚始與魯通好至是書卒蓋來赴而往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在今山東臨淄縣西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職怒欲以相感激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歜職以僕御之賤既弒商人舍爵而行畧不畏忌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故以弒君繫之然商人前書弒舍今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

者蓋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又殺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左傳　六月葬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為卿介遂與得臣俱為卿是以同倫為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

使舉上客常也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之弒經以卒書其實尚隱故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惡大子視其母弟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名惠伯 詐以子惡命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不絕其後

公羊傳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 子卒不日故也 故殺也

稱子卒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不書弑不忍斥言卒而不日則不以正終明矣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子卒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叔仲彭生死之不書者葢史官畏遂不敢書夫子作春秋當哀公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故仍舊史為國諱惡不敢增也或謂死非君命不得以死節書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必待命而往亦已晚

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終出姜不允于魯傳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中一人有子則當共養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緩帶優游之稱一

曰就賢也若竝有子則就其賢宣公以庶㠯立非賢之謂故惡之

文公薨子卒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歿於弑而不容於魯也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於齊人紀絶矣內夫人以罪出曰孫無罪而出曰歸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與謀弑赤故出姜方歸行父亟往葢赤實齊甥恐夫人訴而齊來討於是議納賂請盟之事行

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之臣子皆不可勝誅矣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違法則為凶德處制也度量也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命要信之辭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禹作司空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敷五教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中夏外遠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少皞氏有不

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謂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氏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冒亦貪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闢四門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紀公多行無禮稱國以弒衆所欲弒也左氏言大子僕因國人以弒是以子弒父春秋何為沒而不書且僕既以衆弒則宜自立矣又何以來奔故吳氏澄謂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當作之卓氏爾康又謂以己二字古人通用蓋紀公己見弒故僕懼

禍及而來奔也若據傳則經不書僕弒義無所處故並録焉

附録左傳宋武氏之族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尊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以穆族黨于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代母弟須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龔　蘭

謄錄監生臣任衡萱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七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文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匡王五年魯宣公元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公三年詳見文

晉　靈公在位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

孺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郤克為政

衛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速立

蔡　文公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杞　桓公二十九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季佗元年

邾 定公六年

許 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予楚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子共王立

秦 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七

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子母敬嬴以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是與聞乎弒也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罪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

宣公斬馬在疚乃遣同惡之大夫如齊逆女經書之以著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本謀又以見齊元無道黨亂臣而使弑其君也陰謀簒弑而急於昏齊以定其位此惡之大者至於卿逆之非禮則亦不待貶絶而見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

公羊傳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上謂宣公夫人不氏與有罪也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行夫人不能以禮自固而苟從焉非正矣稱婦者蓋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出姜既絶而歸齊而曰婦姜著敬嬴之速以姑自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據左氏納賂以請會也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乃行父請之矣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請以賂矣仲遂弒君宣公篡立行父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魯人乃以為賢觀春秋所書則其惡不可掩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先辛甲之屬大夫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羈置之不令去其地）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河曲之戰距今八年晉始放胥甲父所謂待而後放者故曰近正）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弁皮弁爵弁弁也加旒曰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言君即近也）退而致仕孔

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稱國以放君與當國大夫主之也河曲之戰撓史駢之謀而以偏師獨出者趙穿也若討不用命則穿當為首專治軍門之呼則穿與胥甲父同罪可也趙盾當國乃庇穿而蔽罪於甲父晉侯於是為失政而桃園之逆志固萌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今山東萊蕪縣西有平州城

左傳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春秋之世簒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季孫行父如齊請會而齊侯為會以定之夫以齊之彊與魯為鄰其力足以正魯而始徇仲遂之謀繼為平州之會非特貪賂失其本心抑以乘亂得國與魯宣之迹相類故同惡相濟耳然欲定其位者魯宣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乃治亂臣賊子必先究其黨與之義

公子遂如齊

左傳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遂與行父既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削之可也而必書者以著遂為首惡也總其始終直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杜注故曹地僖公三十一年晋文以分魯

左傳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

為弒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　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濟西之田魯所以賂齊而經書齊人取之者蔽其罪於齊也篡弒之惡苟有人心者所同惡也商人弒立齊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己氏何獨至於魯接而不惡且助其邪謀而終定其位耶溺於濟田之賂耳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

矣

秋邾子來朝

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而反朝之蓋畏齊魯之交合也何以無貶乎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在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

于扈將為魯討齊二扈盟在文十五年十七年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在文十二年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十四年新城十五年十七年兩盟扈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鄭本以晉人失賊不討棄晉即楚使能以楚師討宋問昭公之故使宋以鮑為戮而改立君則大義伸於天下矣今乃侵陳以及宋則附楚以亟病中

國耳宋者中國之樞紐也楚服陳鄭而宋不屈則不能與晉爭霸書遂侵宋著其志不在陳也猶齊桓之書遂伐楚著其志不在蔡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穀梁傳 善救陳也

楚鄭連兵憑陵上國陳先代之後無罪被侵晉能同惡相恤故褒而書救傳言師救陳宋而經不書

宋者宋人負弑君之罪晉受賂不討今雖救宋義不足稱若概書陳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羊作斐棐林杜注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今林鄉城在河南新鄭縣東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北林杜注鄭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今屬河南開封府囚晉解揚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

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

大夫之辭也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其以卑致尊故正之

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大其攘楚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師者衆大之辭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又決之曰非也欲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爾

上書晉趙盾帥師救陳此書會晉師文相蒙也胡氏謂使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則臣疑於君而不可訓此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考之於經似不

盡協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未嘗以臣疑於君為嫌也至地而後伐乃會師伐國之事實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為聚謀與不聚謀而異義乎故穀梁以棐林為疑辭此為著美亦非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地譜商有崇國侵書趙穿而後凡侵皆書大夫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崇奉與國晉欲求成于秦反侵其所與益其怨而重其怨謀不若是拙也蓋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柄而托伐國以用其衆盾為正卿必主是謀桃園之變盾之與聞乎故也審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

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穀梁傳

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

宋恐鄭與楚之侵復請伐鄭晉以前救無功遂與連兵夫惟德與禮可以服人宋人弑君晉受賂不討反為之興師以修怨宜鄭之終不服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大棘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南今河南睢州西有棘城）

左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因倒戟反為鄭人所禽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昭謂明曉軍法務在殺敵聽謂常存于耳著于心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致謂必行也易反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前日也為政猶

言為主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睅出目皤大腹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過寛而容衆

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衆甚賢故不與鄭獲之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救之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適彰其美不病其賢也

春秋常例受伐者為主故書宋及通經書戰三十

四惟此年戰于大棘及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兩國並書帥師其衆敵也書獲者七惟華元及齊國書兼書師敗績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故書法如此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杜注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在今河南陝州城內

城濮之戰晉得秦以挫楚所以伯也自秦晉相惡滅庸之役秦為楚用而趙穿復無故侵崇以挑秦師秦晉之爭復起而楚得專意於北方此晉所以力屈而不支也趙盾才臣豈慮不及此其陰縱穿之邪謀而養成其羽翼情不可掩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杜注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雒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以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强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畏楚而還所以貶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胡氏安國謂晉為盟主盾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以始謀不臧受宋之賂釋罪不討理曲故避之以去義雖正大而非情事之實也方是時盾與靈公猜釁已成欲握兵柄托於伐國實無

鬬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觧揚晉即還師是役復謬為之辭以避鬬椒蓋恐戰而不勝則威權為之損不若全師以退以陰結國人之心而濟其亂謀耳左氏乃謂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于楚失其實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羊作獋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胹煮也殺之寘諸畚畚以草索為之筥屬

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隨會也）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屋霤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袞君之上服闕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無廢職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獒猛犬嗾使犬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蔭

翳者首山杜注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即首陽山在今山西蒲州東南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笥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山晉竟之山也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詒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絶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暴觀其辟

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稱臣以弑罪在下也不言罪而言過者言非盾親弑有不討賊之過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春秋加弑于二人以見忠孝不至則被惡名欲使

忠臣觀之不敢惜力孝子觀之必盡其心是將來之遠防也

趙穿親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葢亡而越竟則賊之不討猶或勢格力屈而莫可如何也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此晉史之文所以合於聖心而以垂大法也况盾受寄託而外求君嗣子之立本非其意及公既長而惡盾之專則君臣之嫌釁已非一朝夕之故矣故齊商人宋鮑弑君篡國盾皆合

諸侯而不討且定其位則其無君之心蓄之素矣盾方出亡而桃園之禍隨作反國之後豈惟不能討賊且使穿逆新君是盾處心積慮成於弑也故先儒胡安國之言曰以魏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抑將致辟成濟而止也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皆得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鄧扈樂史太之徒皆蒙歸獄而受

戮焉王法乖天理息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

左傳初驪姬之亂（在僖四年）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公族之官廢）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

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公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不言郊牛之角而此言郊牛之口傷者不若食角急也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曷為不復卜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天帝不吉者有災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復不吉則不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清潔于稷者唯具是視視具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匹合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天道幽遠故推人道以接之穀梁傳之口緩詞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詞言之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

諸侯宗廟社稷之祭俎豆既陳聞王及后之喪則廢禮也天王崩於十月告喪於魯史策已書乃斬衰奔赴之時而僭用郊祀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乃不郊者以在滌之牛口傷而改卜之牛又死

也不然郊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類是也猶三望者可已不當為之辭

葬匡王

四越月而葬其禮略也會葬不書卿微者也書之見王室之微諸侯之慢王也

附録左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杜注鄭地今河南延津縣為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羊穀梁無之字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于雒雒水杜注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不遇妖怪不順之物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杜注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與陸渾之戎本無夙憾今無故伐之而觀兵周疆且問鼎之輕重其黠驁無王之罪著矣內外傳皆以楚莊為賢不知其終身之小善不足以蓋此

大惡也先儒以稱爵為褒觀此則知其必不可通矣

夏楚人侵鄭

左傳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晉靈徇賂黨賊以失鄭趙盾合諸侯以侵之而不能服令成公即位息兵踰年而鄭人棄楚即晉蓋知楚氛日熾有蠶食陳鄭之心而欲依霸國以自固也

秋赤狄侵齊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赤狄始見經

赤狄隗姓其地在潞州以北近晉而遠於齊忽舉侵齊之師知晉之無能為也楚横於南狄擾於北以中國之無霸耳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事並在文十八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

宋鮑纂弒得國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春秋不書非討罪不足書也鮑不知自反恃衆彊以逞志於曹不待貶而惡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伯鯈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

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事在僖十六年南里杜注鄭地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杜注楚地南陽葉縣今河南葉縣南有古城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洩駕鄭大夫文公亦惡

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在僖三十年 石癸曰 石癸鄭大夫 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 姞姓宜為姬配耦 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 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 亢極也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 太宮鄭祖廟 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傳言穆氏所以大興于鄭天所啟也

葬鄭穆公 穆公羊作繆

不月闕文也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國名今山東郯城縣西南有故城向杜注莒邑冡宇志莒州南有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為公取向作辭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

討不釋怨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周官合方氏掌除邦國之怨惡則釋四鄰之怨而成其好固義所當為也然必已之義可以服人然後人能降心以相從魯宣齊惠身為大惡苟有人心者莫不藏惡況莒郯相怨魯乃挾齊之威要以必從則莒人之不肯宜也又以兵加莒而取其邑則惡甚於齊惠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而況君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隱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譲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歸生身為正卿久執兵柄聞宋之逆謀執而誅之猶反手耳宋有逆志而與歸生謀先必知其夙有無君之心也聞而不禁則賊由歸生審矣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則當時國論固以為首惡非孔子作春秋而後歸獄也

赤狄侵齊

以齊之彊而洺州之狄連歲侵之晉霸之衰與齊之無政並見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篡弑齊實縱之故既以田賂復僕僕而往朝焉會盟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蓋由二公身為大惡有自危之心以得返為幸故特行飲至之禮耳

附録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子文子良兄）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

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為司馬（子越即越椒）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椒位）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杜注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杜注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澨（漳澨杜注漳水邊澨水出新城沶鄉縣至當陽縣與沮水

合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 臯滸杜注楚地 伯棼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 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跗所以架鼓丁寧鉦也 又射汏輈以貫笠轂 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 所以釋楚師之懼心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 䢵杜注國名今湖廣安陸縣有䢵城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 夢杜注澤名江夏安陸縣

有雲夢城今湖廣雲夢縣治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言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言更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

胡氏安國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書爵以與之然商臣之次厥貉楚子旅之觀兵問鼎竝以爵書則春秋無以書爵為襃之義明矣自宣成而下楚勢益張故君將則稱君大夫將乃稱人耳